



大雪赏兰

■徐文伟

雪花,南方人眸子里一朵朵白里透红的火焰;寒兰花,兰友心目中一株株蹿出盆来的火苗。当雪花与寒兰花开在一起,交谈在一起,知音火种便在大地上点燃,兰花悄悄衔着芳香,直把“相见恨晚”“花开香迎”写进雪心。

天地悠悠,日子“嗖嗖”而过,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七日,又一年“大雪”来临。这天,众寒兰在天南海北的主人们撮合下,呼朋引伴齐聚雁城岳屏公园的书画院,首届寒兰大聚会别开生面,浪漫和奢侈的心门如芝麻开门般“吱呀”一声打开了。

在打开的爽心悦目里,一个季节有一个季节的风景,一个时段有一个时段的轻重。大雪而至,小雪远行去了;寒兰的幽香纷至沓来,春兰花还在做着春天的梦。也有勇士兰一年四季不知疲倦地吐出芬芳,馬拉松似的跟寒兰花赛跑,小雪大雪夹着风刀债探般尾随而至。

雪花和寒兰花的“身世”,皆出身“贫寒”,但它们的老家并不在一个地方。雪从天上来,寒兰的老家是住在山河的褶皱里,厮守高寒地区,无人的偏僻处。孔子说兰花,“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孔子是兰花早期的兰友、知音。

而今, 兰花一族还被执念的兰友们陆陆续续请下高山请出僻地。兰君再现江湖,梳绿色小辫,呈伞状向四周自由自在打开,有兰友忍不住唱出心中的喜悦:“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唱得山野的其它花草怪痒痒地望,暗搓搓地想,什么时候也轮到我等出山啊? 当你修炼到家之时,便是你得道下山之际! 一个低沉浑厚的声音从天那边传来,使喋喋不休的花草闭上小嘴,羞红小脸。

一兰友告诉我,南岳可偶遇兰君。那么,我是见过的。在这些喧哗的春秋里,我从南岳的不同方位十余次徒步穿过,应与兰君对视过,或就在低头赶路间,或就在抬头停歇时。由于只是久闻大名,不见其花,擦肩而过在所难免。念着兰君默默地看到我的到来,又默默地看着我的离去,“最好不相见,如此便不相恋。最好不相知,如此便不相思。”我与兰君他处相逢,并简简单单地把恋、知和思浓缩给了岁月与他人。

为弥补我太近视的生活,这个大雪之日,迟来的我与寒兰君握手相认,细聊慢谈生活。一株株寒兰在展台上望向我,我顿像一个迟到心虚的小学生,先将目光投向众人,看他们如何与兰君对话。就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孩被他年轻漂亮的母亲风筝牵着,小朋友瞪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静静与兰花对视,小小的心灵似乎在与兰君进行一场无声交流。瞬间的惊讶后,一幅小小年纪的君子交心图旋即收入我的相机镜头。我这个慵懒的周六从清晨抬头,从赏兰出发,一寸寸光阴漫不经心地滑进大雪的轨道。站在台上的寒兰仅恣万千,虽然它们的身材不高大,但尖尖的叶间花展无遗,流淌出无尽的淡淡清香,不遗余力地烘托出它们的气势, 它们的尊严, 我无形中仰望着,沉思着。

人替人颁奖不足为谈,但人给物颁奖当算稀罕事了。数盆寒兰旁边,正高高举着一个个诱人的金奖、银奖、铜奖、栽培奖和最高荣誉奖的牌子。这些美誉奖给兰中兰,颁给兰中人,小小奖杯边不时引来一拨又一拨人的争相拍照,夹着欢声笑语。人给兰献奖,韵味十足。一颗颗优雅高洁的心在此无缝对接。

这些寒兰君的栖身之地, 正是百年前大名鼎鼎的江西会馆,不时传出的谈笑声仿佛是从那个时空拽过来,不过人们穿着打扮是有不同,言行举止稍异了。想想那条滚滚淌过的历史长河,能为江西老表构筑会馆,成全君子之美事,是一件多么荣幸的美差。然而,昔日退去的人文在现实风浪里暗閃光亮,许多人忘性大,还是看不清会馆那条声名远播的历史之河。

雪花又去哪了? 大雪之日,观兰者有疑惑,寒兰也大失所望,尽管它们频频发出“花开香迎”的信号,雪花仍像顽皮的小孩玩起捉迷藏,也不知还需多少岁月恭候。又或它是一个体弱的年老者,看见一面高墙前面挡着,便没了翻越的野心,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写在传统的二十四个节气里和南方人的念叨中。大雪,这扇虚掩的看不见的南大门在无援中孤立;而寒兰花,门里门外释放的清香,又能否弥补雪花的动能?

日月沧桑,自然流变。“大雪来了!”另一个凌晨时分,一个信号似从天际传来,众寒兰花开香迎,千里传音。然而,大雪还是没肯现身。孤独惯了 的寒兰仍旧花香迎寒, 遥望天庭。声音不过是日盼夜盼盼雪兆丰年的农人发出的咒语。这可爱又可恨的大雪,二三十年前经常可见,雪花肥厚,压得屋顶鱼鳞瓦咔嚓喳喳作响,似农人夜半的悄悄话,屋后猪圈草屋上的雪,似一块巨大的白色奶油蛋糕, 引来乡下小昆虫肚中的无数小馋虫,寒天白屋里,灯下的字写得歪歪斜斜,超出框格,无拘无束地走着,颇像肥胖的雪,从不需大人走心闹心。“雪花那个飘飘……”当这个习惯被另一个不明物不动声色地篡改时,大家心底沉淀下来的物事非“失落”二字可以轻弹。

难不成,是惧怕纷纷扬扬的雪花惹事生非? 雪花,又是谁或谁的一盏不省油的灯?

有一则这样的雪与人的故事: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在山阴时, 有一天他忽然想起远在剡县的朋友戴安道,便半夜冒雪乘船去看望他,走了一宿的水路终于到达朋友家门口。然而,王子猷并没有推门进去,更没有与朋友推杯换盏把酒言欢,却独自打道回府了。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原来,一路观雪的他被雪“迷失”了方向!

雪来了,寒来了,妻子说,把旧棉被再弹弹吧,这样盖着更暖和些。寻觅整个县城,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棉絮加工处,就见一弹棉机在房子里不停歇地制造出纷纷扬扬的雪花, 那戴雪白口罩的“造雪人”正为漫天的雪花不亦乐乎地添兵添将,旁边几床旧棉絮靠墙而立,呆呆地看着,我们置身于白雪皑皑的世界里了。但弹棉机迟早会退出舞台,棉花不过是雪花的一个梦。

众寒兰在雁城短暂相聚两天后, 带着几分遗憾和后会有期,随主人原路返回。

雪花,这个被南方人津津乐道的述说对象,如今随着雪花的渐行渐远而心口难开。独写成节气符号的大雪,怎样才能 在南方与寒冬形成默契?在雪身无缘南大地的切线之外,或独赏兰,让心中的兰香时时扑鼻;或也画梅,画成九九消寒图。赏兰画梅,画另一幅大自然,画另一份时光,也画另一个自己了。南方的天幕,何时再现人间巨大的弹棉机,使雪花突突突地在天地间欢快起舞,再涌入大地的机体上安眠? 大雪无雪,雪花形同虚构,这无形的阴影,犹如安插在大地上的暗钉,一不留神便泄了你的气。大雪中赏兰,这浪漫里的奢侈,也不过成了南方人一张空头支票。

好在二零一九年刚从眼皮底下溜走,寒冬里的“九九图”仍密而不宣地往前延伸。有请凝霜的寒兰君在南方的天穹下友情发出“花开香迎”的信号,那心里曾经的“相见恨晚”,或可从此宣布作废……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苍穹下》选读

■聂 沛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苍穹下

每个人都在他自己的苍穹下,独自去死
金黄的油菜花特别忧伤。大地掩藏不了真相
内心空空荡荡,来源于词语和叹息的
双重无力;一群蜜蜂在春风里疯狂吸毒
只有一条不为人知的记忆小径还略带甜蜜
蝉鸣把那个夏天藏得更深了,处女之夜
爬满岁月的青藤。摩擦感。爱的自习课
无调性的河,水中的世界并不与现实对称
我想过一些浪花,像不断扔进去的石子
一如好的开头没有下文,没有任何道理
一步步,越深入中年越感到与星光疏远
那些深不可测的虚空足够埋葬无比坚硬的
生存! 把黑暗的声音拨开,触摸到一点
光明的柔软,是我们最初、也是最后的自由……

我一直在给一个兄长写信

我一直在给一个兄长写信
讨论一些问题,还有请教和致敬
那卓绝的坚守中无言的大美
让人顿生醍醐灌顶之感
孩子都是瞬间美学家;诗人垂垂老矣
但仍能就着落日豪饮大江而不醉
然而,兄长从未给过回复
这让我怀疑他是否太忙?
抑或已经死亡? 甚至从未存在?
兄长,一直生活在乌有之乡

三 次

第一次在台山见到大海
有种突然被谁抽了一耳光的感觉
第二次在汕尾看海上日出
有种还在偷偷谈恋爱的情怀
第三次在青岛的沙滩漫步
大海那样平静,什么也没有发生

三次,平生只有三次
我像一粒沙子与大海相遇,又被海风吹远

秋风是一个怎样的人

秋风是一个思想者
它让小城的树落尽了叶子
用二十四平方公里,去反省
天空,为什么那样蓝?

秋风也是一个怨妇
它在每条小巷出没,一步步
找一双四十二码的鞋印
让大地,变成负心的男人

后 园

当干净的阳光落向一个盲者的面孔
强烈而无望,仿佛是一种怜悯
就像我童年的梦想。后园
渐渐大面积呈现午后由来已久的荒凉

幸福的秋风,带着老朋友
惯常的风范,空空地坐下
这时隐约听见谁家的钢琴
一边试探艺术的秘密,一边试探灵魂的深度

蟋蟀在露水的阴影里沉思着
一世一秋的光阴故事。多情的尘埃
与头顶看不见的星星一样
对人生,有着你无法拒绝的遍地的关怀

需要赞美! 落叶又一次闯进
我与阳光之间,带来秋的信笺
那些失散太久的亲人,居然
还活着,并又一次喝醉了十月的美酒!

如果我现在死去,如果
我到达另一个陌生的小镇
我心中仍将有一个可能的愿望,仍将
有一片后园,饱含这尘世的欢乐?

温暖的玩意

我在单位的樟树上
不经意看见一个鸟巢

那天,我突然就看见这个东西
吃惊于事情的偶然性
以及,一个人的
恍惚

反正,它在那里了
我感到自己深深的孤独
与这个鸟巢有关

甚至,关乎乡愁
小时候那么喜欢夏天

我们是同一物种

夜晚繁星满天,宇宙绽放如花
我从樟树下走过
怀揣羞怯的爱,仰望
鸟巢的阴影

多么温暖的玩意!
一如小小的寺庙
依稀传来隔世的呢喃

像喇嘛念经……

回雁诗酒

今夜,我们终将在酒杯前沉默
汽车的前灯闪过苍白的中年
那些负面的语言,被激情
诠释过的痛感杯盘狼藉
“衡阳雁去无留意”。回雁
最终在宋词中留下的是酒
雪落不下来,可小酌几杯
先与南方干,然后再散北国
暂时高于自身的命运,邀
李白同游白发三千的乾坤
山川迷人的腰;低热的思潮
一桌知己,诗情为之腿软
湘江清寒匿行,石鼓水雾沉沉
遮住岁月的清唱或呻吟
婀娜的醉意,源于内心深处
某种若有所失。我要夜宿爱情!

向日葵

向日葵被一一砍下了头颅,仍然
像一杆杆杆,还能指向月亮
黑夜的黄沙已推到黎明的门口
哦,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是那金色的疯狂

无数世代的血,像太阳一样飞翔
大地如火如荼;革命的农民
高举猛虎般的火焰穿行于乡村
把黑暗的老巢,还有我的泪水,全都烧毁

它在进行着一场战争。它的爱情
那么极端,贯穿肉体 and 灵魂
它已经不想与美丽的姑娘成婚
在消歇了落日余辉的峰顶,有辽阔的悔恨!

未完成的雪——给朝晖

从济广寺到未完成的雪,阳光灿烂的青山安在?
美学的通道好像都是上山之路,我气喘吁吁
手摸一棵刺槐说:“登山者,我们晚上要喝高。
为了写诗,一颗心就像大海的波涛一样不安。”
你一屁股坐在喜爱的音乐结尾上,家乡的琴声
在邵阳那边嘎然而止。惊飞一群晚归的寒鸦
诗人和读者互相误会,诗意因此更浓。一群
穿红羽绒服的女人,次第穿过黛瓦白墙的侧门
给人以安慰的幻象,还有那痛苦热情的天赋
园丁,总在不停地拾掇落满树叶和果子的庭院
还是喝酒好,三五杯不醉。月亮溜过南天门
来与我们作伴。今夜人间烟尘,悲喜水落石出

鼎山之上

四月的雨,下的是谷雨
四月,我只想与你在一起
我想与你,和四月的谷雨
下在一起,下在一株植物中
一直下到植物的根部
下到初夜的疼痛和空虚
一条河有多少蝌蚪游动?
一条河有怎样的前世今生?
那无法追忆的源头之根
你我一直像偶然的飘萍
在恋爱中感受必然的相遇
我们的根呀,一直在高处
是的,在高处! 伟大的命运
撑住乌云。天空扑面而来

白石铺:一个时代的乡愁

如今在河边,不再想起彼岸
也不再想起昨天的捣衣女人
是不是我的母亲和姐妹
河的腰肢上,有我一生的迷恋

河近在眼前,又渐渐遥远
无人垂钓的岸,像大山的臂弯
更纯洁、更强有力
把泥土无限地推动下去

没有大桥、帆船和泡沫
水的肌肤多么真切,像一种痛感!
我们沿着血液和泪水飞翔
去追赶河流,但往往追赶不上

底 片

白石铺,信使走了很久
无数星星垂落村庄
多年前的夜晚
熟悉的炊烟收起大家的食欲沉沉睡去
一口池塘反射黑暗的亮光
青蛙三三两两地呻吟
它们似乎饿得慌
生活是永远装不满的粮仓

白石铺,信使不再回来
晨光会变得更暗
被岁月遗忘的
底片,一直没有冲洗出来
里面有温顺的羊
一丝丝模糊的小雨
一点点在生存深处蛰伏的
叹息,还有你那白发苍苍的驼背老娘

表 姐

如今,表姐在水声之外说话
在叶子之外呼吸
我看到盛大的阳光就想到她
想到她带我去老姨家的路上
捡拾秋天的落叶像捡拾秋天的钱币
想到她的逃婚和死

天空那么高远。表姐是一片羽毛
黄昏潇潇雨正把往事打湿
表姐在屋檐下晾晒衣服,然后关好柴门吃饭
那是有风的夜晚
她给我讲生生不息的鬼怪故事
我给她背诵古典诗歌

三致无尽岁月

1
无尽岁月活着无数陈旧的灵魂
它们用悲伤抚平我们的梦想
梦醒后,再也无法入睡的午夜
秋天的树荫下,落叶一片片
死于无从谈起,无处安身立命
的风;死于弱不禁风的怀念
我爱过的人,在天空一走过
我爱的人,为什么不能再爱?
云朵有可怕的寓意! 如果能够
再爱,我一定珍惜这一颗颗
陈旧的灵魂,一定珍惜那些雨
善意的流泪,直至苍穹堆雪

2
我常常在一棵树后面看到美
看到美的后面,也是一棵树
看到美的落叶纷纷
看到叶茎、叶脉的悲伤
那些蓝色的阳光,一块块像瓦片
盖住了村庄的呜咽
和宿命
我随手捡起一件秋天的单衣
不知是谁的,不知如何是好

3
一片树叶永远不会落在明天
否则,我就不会看见它
我看见的是今天落在我心上的叶子
今天,我看见十五的月亮了
它是一片落下去又会升起来的叶子
一片让人和牲畜、以及梦想
都感到茫然的巨大树叶
你想:它是宇宙的圆叶吗?
有点像。自然约等于良知
一片树叶永远不会落在明天
我们很幸福地没有看见明天的落叶
我们很幸福地,一无所知!

好一个乌托邦

年复一年,如同熟悉自己的指纹
看银河旋转、闪耀,仿佛
蛮荒中心那思想的风暴
宇宙,好一个乌托邦!

这是占星家潜心钻研的棋
《周易》精确推算的局
老子、苏格拉底,伽利略和康德
热爱过的未尽之谜
也是爱因斯坦用小提琴
反复演练的大乐谱
当你找到一条回家的路
就有更多的路永无尽头

我在星光下仰望或者忏悔
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活如蚂蚁或石头,不会
比一阵风更有自由
幸好,我有一首悲怆的诗
不紧不慢,披露深处的斑斓
藏着低吼的岁月之虎
证明自己努力活过,并企图自救